



▲从日本动漫到中国古风，年轻的他们尝试自己的角色情感透视。

有个自己勾画出来的天地，还有一位被视为偶像的英雄。

每个人都有演员梦，这是因为对生命单一形象的不满足。所以，寻求一种方式，让自己的灵魂再次最大限度地延展。

这个小城里，一群年轻人在Cosplay (Costume Play的缩写，指利用服装、饰品、道具以及化妆来扮演动漫作品、游戏中的角色) 这个世界里完成他们的梦。浓墨重彩、灵魂飞扬。

或者有人说这些虚拟不真实，然而生活本有无数丰富层次，而且精神世界里，又何必非要计较太过现实的教条？

Cosplay，这里是“造梦空间”

本报记者 韩杰杰

请叫我颜天非

“请叫我颜天非”。初次见面，这个直发、高挑、笑容恬淡的90后女孩如此介绍。

很美的文字组合，不是她的本名。coser们的王国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另一个身份代码。

有的人叫爱丽丝，有的叫卡卡西，她叫颜天非。霸气外露的主儿，大伙儿还称她“颜哥”。

颜天非是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“一起画圈”Cosplay社团的Coser，也是社团创办者。

社团里大家叫得随意，很多人用自己喜欢的动漫人物当名字，Cos的时候，为了帮助大家融入角色，也会称呼他扮演者的名字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对她的本名反倒淡忘了。

女孩初二的时候，中央六开始播《我为歌狂》，每周末她都守在电视旁。漫画中唯美的场景，热血的人物、丰富的故事，这些元素一下子击中了这个学艺术的女孩的内心。

漫画对于她好像有天生的感染力，看到兴起时，也会心潮澎湃，比起柔弱的倾城美女，她更喜欢绝世英雄。

颜天非，虚拟的排列组合后面，是女孩子所能构想的另一个美好世界。

台前幕后，柴米油盐

社团是去年10月份成立的，当时就是想让一帮有表演欲望的热爱动漫的人有个“窝”，另一个原因则是打着学校社团的旗号去动漫店借服



装和道具可以免费。

“Cos是个烧钱的买卖”，颜天非做了个鬼脸：“穷学生表示鸭梨很大”。他们社团中三分之二都是学生，也是参加Cosplay的主力军。

购买一套服装就得四五百元钱，一个Cos表演大概有七八个人物，服装下来就得三千多元。同一人物基本不会扮演第二次，服装几乎是“一次性”用品。依社团基本半月组织一次表演的频率来说，依靠买服装来维持表演，难以承担。

台前幕后之外的柴米油盐把另外一个19岁的姑娘“逼成”了裁缝。在信校就读软件技术专业的辛佳营，年后社团决定演出自己的古装剧本《沧云物语》，服装只能自己准备，她需要一套华丽的公主装。

“市场上哪有做古装的店铺啊，裁缝店都不多，好不容易找了一家，

人家师傅没做过，一边研究一边做，我整整守在那个裁缝店一个星期。”粉笔、米尺、剪刀，摸索着在布上“动工”。布裁剪好了，用针缝太慢，她就借社团朋友家的缝纫机用。只缝纫，就费了她三天时间，而这件衣服用了她一周时间。而颜天非为了她那套“杀手”衣服，也费尽了心思，“不过值，做了2套衣服，加布料和手工费380元，比网购还要便宜一半哪”。

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，颜天非有两个念头，一是去北京看漫展，一是想拥有一套《巡音》中露卡的服装。为了筹集资金，课业之余，颜天非已经留意学校内的打工广告了。

我们不是“纯玩儿”

Coser们的世界，有点不一样。他们仿佛拥有自己的小宇宙，也

愿意在这个脱离现实的世界中纵横天下，乐此不疲。说起《黑执事》、《家庭教师》、《死亡笔记》中的人物，就仿佛在谈自己的朋友般熟悉，时而夹杂各种“听不懂”的词语，骨女、傲娇、废柴、新撰诸如此类。

在社团风生水起的王启隆，去年刚入学时，对Cos还是一窍不通。

他当时参加的是日语社团，颜天非给他“洗脑”，要拉着他建Cosplay社团。熬不住游说，他答应了，还煞有介事的穿上了鲁鲁修的衣服，佩着剑。那时他们穿着动漫服装在校园纳新，还真把社团给建起来了。

王启隆说，那是第一次扮演，找不到感觉，不过却让他对Cos从此上瘾。他说他喜欢上了那种表演的感觉。

“要喜欢Cosplay并不难。”角色扮演是一件很快乐的事，除了能体会到另一个人物或灵魂的喜悦之外，还有和朋友们相处中志同道合的乐趣。

有时候他们盛装，在公园拍外景，有路人过来问：“你们这是拍电视吗？合个影吧。”一次，社团一个男生成员扮演一个长头发的男性角色，有个小女孩跑过来很迷茫地问：“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”

他们不是纯粹在“玩儿”。

在Coser们的眼中，扮演二次元世界中的人物，能帮助他们实现一些生活中不能实现或者是根本不存在的梦，那是他们精神之外的自由飞翔。

颜天非说，她学的是影视动画，她喜欢，她了解动漫的现状以及以后的发展趋势，如果可以，她还希望日后能做相关的工作来“养家糊口”。